

1703

老河口市



老河口文史资料

第五辑

(内部刊物)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老河口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9825

第五辑目录

1、舢舨入大江

张羽

2、我去广州前后

付家珍

3、往事杂谈

徐书良 郑吉庵

扁舟入大江

张羽

本文原载1981年第四期儿童文学

恽代英同志(1895—1931)是我国早期著名的青年运动领导人之一，五四运动时期，在武汉传播革命思想，领导学生运动1920与萧楚女等发起组织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次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团中央宣传部长，是《中国青年》第一任主编。参加过八一南昌起义。1928年，任中共中央宣传部秘书长。1930年5月在上海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次年4月29日于南京狱中遭杀害。这篇文章是写恽代英同志少年时的一段生活。

公元一九一三年，春暖花开时节，明净美丽的汉江上，一叶扁(biān)，舟从老河口启航，顺流而下，随着水势的缓急，河道的曲直，迂回曲折地朝武昌前进。

神情开朗的恽代英，一只脚踏在船舷上，目光透过深度的近视眼镜，凝望着前方。和风扑面，暖流轻抚着剪过不久的短发，微微掀动着青布长衫，噗噗作响。四弟恽代贤依在身边，跟着他的视线，望着不断映进眼帘的稻田、瓦屋、竹林和牛羊。稍大一点的三弟恽代兴，两手抓着船帮，呆愣愣地俯视着回旋的江流。

这是出发后的第七天，启碇以后，代英就打问老艄公：今天能赶到吗？老人伸出食指在嘴里抿了一口唾沫，向空中

一竖，测验了一下风向，高兴地说：“是顺风，今天准到武昌。”几个孩子都为这个喜讯齐声喝彩：“好啊，好啊，今天到家了。”

在孩子们的嬉笑声中，后舱里却飘出来一个中年妇女的缓慢的略带苦涩的声音：“代英，叫他们别闹了，别打扰老人家开船。”

代英整了整眼镜，没有回头，笑着回答：

“好娘娘，离开了四年了，谁不想武昌啊？我可想得厉害。‘西望夏口，东望武昌，’多有意思。我想早点回到武昌，从这里开始，乖长风破万里浪！”

舢舨正在划过一段激流，溅起的泡沫，向船后退去，代英回头瞥了一眼，看见母亲苍白的脸上，深沉的忧郁的眼光，从舱里望着他们。大哥代钧横躺在母亲身后，直勾勾地盯着蓬顶，不说话。多么揪心的日子啊！他不禁想起了四年（1909）前的一段往事，当时也是这样的天气，在接到父亲从老河口的来信以后，他们兄弟四个，跟着母亲，雇了一只舢舨，离开武昌，离开了老育婴堂街的那个封建大家庭，溯江而上，由四个船工拉着纤，经过一个月的航程，才到达老河口。

但这个地方一个学校也没有，为了不荒芜孩子们的学业，父亲和邮政局长商量，请他教授英文，母亲亲自教国文。

母亲那年四十岁，名叫陈葆云。原是湖北利川县知事陈寿椿的三小姐。代英祖父恽伯初在鄂西来凤县任职时，和利川县为邻，两县知事的交谊，成全了几女们的婚姻。知书达礼，能诗能文的陈葆云和恽伯初的次子恽爵三结婚后的八年里，连续生下了四个男孩子，她的心就完全扑到儿子的教育

上。为了儿子长大成材，她忙里忙外，日夜操劳。到老河口后，对四个年龄不同的孩子，立即作了安排：在武昌时进过初小的代兴和代贤，继续温习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国文课本，外加《幼学琼林》和四书五经。已经进过高小的代钧和代英，就可以读《纲鉴易知录》、《古文观止》或《饮冰室文集》中的文章，练习作文。她举了很多古人为例，教导儿子要正直、善良、友爱助人，要规矩、勤奋，要有操守，要不畏强暴。她十分崇敬古代的孟母和岳母，用孟母择邻和岳母刺字的故事鞭策自己，教育儿子。母亲在老河口给儿子上的第一堂修身课，讲的是自省，她说：

“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你们现在长大了，每天做过的事，一言一行，都要认真反省，错了就改，绝不姑息。这样就会日有进益，将来才能成为有用之材。”

代英望着母亲日渐消瘦的脸颊，不断咀嚼着她的话。下课以后，他带着弟弟，到街上买了竹纸，裁好，装订成册，画好格子，照母亲的话，开始记日记。他在日记里记着每天的起息、学习、思想、自省。眉批上抄录着英雄贤哲的格言警句，作为自己的座右铭。如“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发愤忘食，乐以忘忧”、“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他用这些话激励自己，立志要做一番事业。

他的日记给兄弟们传阅后，又送给父母批阅。当父亲读着他的日记和作文时，不禁暗暗称奇。他来到窗外，看着代英在做什么。只见他背着手，仰着头，在朗诵文天祥的《正气歌》。挥爵三点点头，默念着：孩子长大了。他对人间的是

非善惡，有了自己的鑑別力了。

家里經濟情況較寬裕時，每月都給孩子一些零用錢。代英拿到錢時，就到郵政局找羅局長，設法從外地買書。拿到上海商務印書館的新書目錄，簡直有點眼花繚亂，幾乎每本書都想買。根據自己的興趣，他選了歐洲社會科學和教育學的书及文學作品。如盧梭、孟德斯鳩、莎士比亞、達爾文等的著作，以及林琴南翻譯的小說。書成了他生活中的鹽，不可或缺。他渴求知識，東方的、西方的、古代的、現代的，各種社會思潮，各種學術思想，各種科學發明，都有濃烈興趣。不論是社會主義者，還是無政府主義者，只要言之成理，他都認真對待，看它是否真理。他游泳在知識的海洋里，從朝到暮，從春到夏，廢寢忘食，不知疲倦地閱讀，探索，他的眼睛近視了，高度地近視了。

飯擺好很久，弟弟來催他一次，他還伏在桌上邊讀邊記，不肯停筆。母親來到背後，疼愛地說：“代英，你瘦了。你真的不餓嗎？”

代英看了母親一眼，心里不由一陣難過：“娘娘，這些時你也瘦多了。”

娘娘有病。大夫說：可能是癆症。可是你，小小年紀，把身子折磨壞了，將來干什么好呢？像你大哥，咳，叫娘心里多发愁啊！”

代英扶着母親，一边走，一邊歉疚地說：“好娘娘，我現在有兩種飢渴，不知該先吃什么？飲食能飽我的腸胃，可是知識才能使我耳聰目明。這本《塊肉余生錄》，講得是英國的事，好像也發生在我們身旁，武昌有，老河口也有。我得

让弟弟们知道，要是自己将来也遇到挫折时，应该怎么办。”

他很快地吃过饭，又在饭桌上给弟弟讲了起来。母亲在旁边感慨地说：“在武昌念书时，有次说是当局准备送你到美国去留学。那时我所以不放心你飘洋过海，就怕你到外洋去讨个洋婆子回来。这本书上说的外国女人受的罪，比中国妇女也不少！我看只要儿孙争气，做娘的累死也心甘啊！”

鄂西北的夏天，气流变幻，常常会出现特大暴风雨。饭后，阴云密布，天色灰暗，室内影影绰绰，风呼呼地从檐前吼过，闷雷从西北山区里滚来，一道电光闪过，天崩地裂地一声。响雷炸过，暴雨瓢泼似地浇了下来，房檐上的水柱齐向院里冲来，庭院里顿时变成一片白色，不一会儿就水深过膝了。

母亲说：“这么大的雨，今天不去学英文了。”

代英首先表示反对：“罗先生在等着我们，要给我们讲法国女英雄贞德呢！不去怎么行？”

大哥代钧站起来说：“我去……给大家……请个假。就说……雨大……路滑……”

代英对代钧说：“要去应该我去。你身体不好。”

代贤急着说：“我跟二哥去。我也去听贞德。”

代兴抢着说：“我也去。”

代英对母亲说：“娘娘，大哥三弟有病，可以请假。给我们两把伞，我带四弟去吧！”

母亲同意后，代英和代贤兄弟两人，冒雨出门了。从下仁义街到大街的石板路上，浑浊的雨水汹涌奔流风从屋顶扑下来。在街心狂跳，雨伞失去效用，雨珠纵横扑打，在油布

伞上，像爆豆在热锅上蹦跳，兄弟两个撕拉着，摇晃着，高一脚低一脚地跌跌撞撞赶到邮局时，浑身衣服全都湿透了。罗局长也正焦灼地站在门口，雨水正顺着他的脖子直往下流。他拉住他们的伞，嘴唇哆嗦着说：

“孩子，这么大的雨，你们本可以不来的。”

代英说：“我们要遵守时间啊！”

“很好。”罗局长说，“我知到你来的。快到房间里去。我给你们上课。不过，我还是得说清楚，下次再有暴风雨时，决定放假，隔天再补，记清了吧！”

代英望着堆在邮政局门口的邮包、物品，还有整装待发的邮差，以及准备进山区的摇铃乡差，对罗局长说：

“罗伯伯，我们还很年青，正应该多受锻炼。不要宽宥我们。瞧他们现在不都是准备冒雨出发吗？贞德率军抗英时，不是也才十七岁吗？她能因为下雨而退缩不前吗？人家小小年纪就做了大事，她能做到的，我们也能做到。”

“怎么？你已经知道了贞德的故事？”罗局长惊奇地问：

“那你还冒雨赶来干什么？”

代英虔(qiān)诚地说：“英雄业绩听一千遍也值得。她为祖国流尽鲜血，我们淋几点雨，算得了什么？”

罗局长感动地说：“好孩子，快进去，我给你们两个上这堂课。”

.....

如今，橈舟正行进在古云梦泽的河道里，两边的村落、稻田、小道、羊群、绿树、水牛，都在往后退去。代英仰望着天空看了一会儿，象发现了什么奇迹似地，指着远方蓝天

下的几个白点，对代英说：

“二哥，瞧那几只白天鹅飞得多高啊！比我们那只花蝴蝶飞得还高呀！”

“花蝴蝶？哦哦，你说的是在后乡放的那个大风筝？”代英也不由得笑了起来：“那算什么？我们今天回到武昌，要扎个老鹰，或者仙鹤，尽情去放吧！”

“不，我想放只飞艇！”

“那你得会扎啊！不但扎个纸飞艇，将来还兴造个真飞艇坐坐呢！”

扎好了还是回到后乡去放吧！”

“为什么？”

“那里空旷啊！放起来，还可以曳着它一直跑上城壕。”

多么值得怀恋的春天啊！多么令人醉心的后乡啊！代英和代贤、代兴，在邮局学完英文后，让大哥先回家去。他们三人，拐到牌坊街，买个扎好的大蝴蝶风筝，一直朝东，沿着后乡跑去。风筝迎着气流飞了起来，一只色彩斑斓的粉蝶飞向晴空。他们跑着，笑着，乘势上了城墙，手中的线盘也放尽了，就让花蝴蝶稳稳地停在高空，迎风翱翔，他们兄弟几个就坐在城墙上说“古今”。

站在城墙上，向西北望去，起伏的山峦，拱卫着这块盆地，汉江从崇山峻岭中泻出，环绕老河口，向南奔去。奔腾不息的汉江，带着川陕山区朴实的风貌，把富饶的山区里盛产的药材、木材、木耳、油漆送下山来，带着山民、船户的娇憨刚毅的风习，陶冶着这些少年们的性格。

在又一次放风筝时，他们看到城内城外的人流，都朝南

边涌去。打听了一下，知道白莲寺有庙会，兄弟几个也卷进人群跟去了。

庙会上的情景，使代英弟兄大开眼界，有吹糖人的，玩木偶戏的，玩刀的，卖药的。还有些来朝金顶的善男信女，肩胛上插着黄表。四乡赶集的农民，有的带着土布，有的背着草鞋、麻鞋或蓑衣。小摊上摆着瓦盆、锅碗瓢勺、锡器、刀剪、灯台、香炉、火锅。卖小吃的地方，有米花糖、绿豆丸子、糊辣汤、豆付泡馍。有的为了招来顾客，故意用铁勺敲着锅沿，叮当直响。有个推独轮车的黑汉在人多的地方，把车停下来，和女人孩子蹲在那里啃锅饼。

黑汉啃完锅饼，和女人打扮了一下，开始打场子。他先耍了一会大刀。当人们围得渐多时，镗镗镗一阵锣响，羊狗猴进场了。戴着小帽的猴子牵着山羊，山羊老实的眼着，摇得脖子上的串铃叮当直响，狗咬着山羊的尾巴，转圈翻筋斗，它们绕场一周，表演过羊狗猴的三牲连环套以后，接着，在锣声鼓点下，分别表演特技。黑汉的胸膛上闪着亮光，女人和小姑娘忙着帮腔，男孩子在收钱。周围看热闹的成人和孩子，为这些表演不时发出会心的哄笑或叫喊，有的也掏出一个小板或制钱，扔到场里去。

看着这场情景，代英不禁联想：帝国主义骂我们是“东亚病夫”。在鄂、豫、川、陕这块广漠的地区，人们生活虽然还很贫困，但绝不是“病夫”。他看到人民的胸怀，人民的志气，中华民族的脊梁。这里流传着张献忠、李闯王的活动事迹，不远的谷城曾作过起义军的营盘，群众怀念着那些失败了的英雄。对清王朝来说，这里只能是一座火山。

一九一一年冬天，武昌起义的消息传到了老河口。清王朝那些腐朽的统治机构，经不起轻微的震动，立即土崩瓦解。武昌首义后一个月，襄阳也举事了。士兵反正，杀了管带。镇守襄阳的统领刘锡玉和道台喜源，星夜逃走。一个普通士兵张国荃做了司令。连光化县的县知事也投降义军，参加了军政府。老河口虽然归光化县管辖，但在当时没人主事，处于无政府状态。人们传言，清兵从南边溃退，象湖水样朝这里涌来。义军也从四面八方向这里云集，准备攻城。一时谣言四起风声鹤唳（lǐ），草木皆兵。邻舍风传，南门外杀了人，尸首就扔在护城河里，更使全家人惶惶不安。盐税局的房子，砖石砌的深宅大院，象座庙宇，在这座小城里，算得上坚固面雄伟。要是遇着小小飞寇，倒是足够应付的。但现在要来的，可能是清王朝的溃军，也可能是遍地蜂起的义军，铺天盖地而来，谁能抗得住？最后听到的消息说，城外来了某司令，已经发出话来，说是盐税局存有大量库银，决定攻城，城破后先抢盐局。恽爵三听到这个消息，更加心惊肉跳。他对家人说：“这座城池守是守不住的。光靠那些三班衙役，糟践良民，绰绰有余，要抗大军是抗不住的。”

从听到消息那天下午起，盐局的大门就紧紧关上了。父亲象热锅上的蚂蚁，在屋内团团转。大哥瞪着眼睛，小心翼翼地爬到大门后边，从门缝里向外瞧着，下仁义街上冷冷清清，静得怕人。全家人都明白，他们住的这个地方，是老河口最大的税收机关，光那所一砖到顶的房子，就非常引人注目。现在在这兵荒马乱的年月，更成了众矢之的，变成了祸害的根苗。父亲和母亲面面相觑（qù），心里都在盘算，要是

破城了，些许金银财物，倒是小事，一家人的生死就毫无保障了。恽代英这时的心里非常烦乱：他向往着革命；要真是遇上起义的民军，自然值得欢迎，可要是碰到溃军或打家劫舍的草寇呢？那不糟了！

……母亲在大家忙乱时，回到房里去了。过了会儿出来时，拿了六条布腰带。她交给丈夫一条，自己留下一条。另外四条拿在手里，把四个孩子都喊到身旁，嘱咐说：

“儿啊！听说今晚要攻城，而进攻的目标，就是盐局。说不定今天晚上，我们全家人就要分散了。人逢乱世，就要放得机灵些，要见机行事。这条腰带就是你们的救命菩萨。里面装有一些散碎银子，你们把它小心地系在身上。要是全家跑散了，寻不着大人时，就靠那里面的碎银子去谋生。用时小心抠出一块来，买饭吃。拒时要背着人，不要让人碰见了，要是露了白，就没命了。”

几个孩子都试着系在腰里，鼓鼓囊囊的，很不好受。但被一种无形的力量拮制着，相互递着眼色，不敢说话。代兴和代贤，也愁眉苦脸地坐在那儿，由于惧怕和疲困，象两个瞌睡虫那样，不住地点头晃脑打瞌睡。因为怕大人责怪，吃力地张着眼皮，巴巴地瞥着大人，露出一副可怜相。代英心疼两个弟弟，就对他俩说：

“去睡一会吧！要警醒些。若有事，我来喊你们。起床后不要乱跑，跟着爹爹娘娘。到时候，我带你们，不用怕！”

代英代贤听了他的话，放心了。来不及脱衣服，囫囵滚在床上，一会儿就睡着了。代英挑亮油灯，拿来一本小说，陪着爹娘，守着明明灭灭的灯火，直坐到天亮。

做了充分的应变准备，倒没有发生祸变。拖了一些时候，新政府成立了，从省城里派来了新的盐税局长，接了恽爵三的差事，他倒觉得肩上轻松了。他一边感到如释重负，但一边又觉得有点爽然若失，丢了差事怎么办？也不能在这里坐吃山空。“回武昌去！”一说是回武昌，每个人的反应都不一样，父亲是丢了差事，回去再另谋生路；母亲一想起二十年的岁月，觉得那个地方无异一座阴森恐怖的监狱。孩子们设想的武昌，经历了一场革命，必然会有一番新气象。他们回那里去，既是回老家，也是去经风雨，见世面。尤其是代英，他读了很多关于起义的报导，对那里的革命气氛，非常向往。那里曾象法国大革命那样把路易十六送上断头台吗？那个生他养他的地方，经过暴风雨的洗礼，定会增添不少新的魅力。他要回到那里去，建立前进的基点，开辟新的事业。他喃喃地念着：“我已经十八岁了。四年前从那里出来，现在我们都长大了。既然已发生了革命，我就要投到革命的激流里去。”

当弟弟们晃着小辫子从他眼前跑过时，他蓦然想起，还有一桩很重要的事没有办，就把弟弟们喊来，一起去找母亲，代英说：“清朝已经被推翻了，快给我们剪掉辫子吧！回到武昌去，也带着一副新面貌。”

母亲端详了一下，为他们一一剪下了蓄了多少年的发辫，象除掉心头的一层梦魇一样，她又为孩子们精心修理后，对他们说：“北啊！现在马上到照相馆去，每人拍一张照片，带回武昌。”

.....

扁舟绕过重山，在汉水和长江汇合以后，气势更加磅礴了。白浪滚滚，波涛触天。扁舟在急流中起伏，象一叶浮萍随着激浪飘游。恽代英胸中荡起一股热流，不禁喊出：

“大江东去……”

眼前就是武昌城了，船舱里飘出来母亲的声音：“代英，到那里了？”

代英高兴地说：“娘娘，已经看到黄鹤楼了，快到武昌了。”

父亲躬着腰也从船里探出头来。迷惘地望着蛇山。几个孩子都拍手雀跃起来：“到了！到武昌了！”

我

去

广

州

前

后

付家珍

1945年日本投降以后，很多人要找出路都向大城市发展，我也不甘居人后，于1946年跑到汉口在市五小混了一年。这时同一个河南女子蒋英华相识，她准备到广州探望姐姐。她的姐夫李世安是日本留学生，曾任过广东梅县县长，当时是广东省保安司令部的主任秘书。凭这种关系蒋英华打算在广东找工作。我也认为良机不可失，就托蒋在她姐夫面前代谋一席，蒋同意了。随后她就去广州姐姐家并在保安司令部任译电员。47年底接到蒋英华从广州来信，谓工作已定，嘱即来广州，这样我于48年春到了广州。通过李世安的关系，在保安司令部任军委一级书记，担任工作是处理机密文件及函电等。

保安司令部是由警保处改编的，当时的处长是广东行营付主任黄镇球兼，实际负责人是张炎元（军统）。改编保安司令

部以后，组织机构扩大了。保安司令是省主席兼，先后有宋子文，薛岳付司令有张炎元、黄国梁，其组织机构计有：1、保安处指挥全省保安部队及有关保安工作。2、警务处，指挥全省警察局，掌管警察局人事调配。3 民众自卫处，负责全省民众自卫及组训工作。4、人事处负责人事外迁调补。5、卫生处。6、会计处。7、供应处。8、总务处。9、政工处。10、秘书室。11、军法室。12、视导室。以上各处室均

各设科股处理日常例行公文，所有各单位呈阅文件均先送秘书室汇总，经审阅后再呈交主管批示，形成了秘书室是一个总的行政枢纽。

视导室主任陈一鸣是军统少将，它在名义上是视察督导下属机构开展工作，实际上是一个搞特务的专门班子，他办公室门口挂着一个牌子，“非本室人员不得入内，”由此可想他们工作的特种性。

各省保安司令部是国民党中央的统一编制，但在广东省是特殊的，例如湖北的保安司令部他只有几个保安团的兵力，而广东省就有三个保安师，一个独立团。这是当时宋子文任广东省主席兼司令，所以蒋介石对宋子文要特别些。

49年春蒋英华在她姐姐家认识了一位冯如明同志，据了解冯是通过李世安的朋友介绍从河南带着任务到广州作地下工作的。当时冯以某杂志社记者身份在广州活动。蒋冯见面后，由先叙同乡关系，进一步向蒋要求协助工作，供给材料，蒋英华虽然也在保安司令部任职，毕竟接触面小，工作收获不大，所以蒋英华又把冯的情况转告我，并要我参与工作，供给材料。

我和蒋英华到广州以后，我们的关系更密切了，对冯的问题作了慎重考虑，思想斗争非常激烈。协助冯工作，在当时的情况对我没有丝毫好处，但坏处确非常大，万一事被泄露，就有杀身之祸，这是生死存亡的关键大事。保安司令部是全省最高的军事指挥机关。当时的中心任务，就是对付共产党。可我们工作在它的核心组织内，如果被发现，认为我不但没为它效忠，反而盗窃它的军事机密，用以资“敌”，国民党是决不宽恕的，所以冒这种风险，最不合算。

回顾抗日战争胜利以后，经过三人小组和谈不成，军事上国民党一败再败，付作义等高级将领相继起义投城，和平解放了很多大城市，共产党大军南下，一路势如破竹，这证明了国民党在政治上军事上都大势已去，不可救药了，更有甚者，全国人民都不拥护国民党。自古道：“得民者昌，失民者亡。”这就注定了国党的灭亡，特别是冯蒋二人向我分析了局势，指出了我个人的前途，我的思想开朗了。

由于冯、蒋对我的教育、鼓励，我才选定弃暗投明，不避风险跟共产党走光明的大道，从而掩护了冯如明并供给各种军政情报。

我所提供的情报材料，有下列几项：广东全省的兵力配备，部队调动，电台呼号，电投密码本、广州行营印模、保安司令部会议记录，广东省各机关负责人姓名住址，以及其他有关材料。

我和冯如明建立关系以后，接着就是如何开展工作。要搞好这项工作，除了要胆大心细之外，还要具备某些专业常识，以防万一遇到特种情况发生时，要有应用自如的本领。我对此完全听从于冯，冯要求什么，我就尽最大努力，满足要求，如冯打算到保安司令部内了解一下，我就约定时间，在司令部后门一个电杆附近，届时我备引进，虽然门口警卫戒备森严，但在我的陪同下，冯就直入直出，不受阻拦。

1949年夏，我从司令部寝定迁出住正南路44号二楼，从此冯就经常到正南路来。

冯在广州市租赁房屋一间，（在一个偏僻的菜园区）我有时也到他那里去，我的材料，就在这种情况下，进交给冯。

关于材料的来源，有的是通过我工作职权搞的，有的是利用时报秘密取得的如“会议纪录”在开会时由我报任纪录，并由我整理付印，油印多少由我决定，于是多印几份问题